

明史紀事本末詳

明史紀事本末評

明史紀事本末詳節卷五

豐潤谷應泰原輯

閩縣林紓重編

俺答封貢

世宗嘉靖八年冬十月吉囊俺答寇榆林寧夏塞總督王瓊率兵禦卻之初小王子有三子長阿爾倫次阿著次滿官嗔阿爾倫既死二子皆幼阿著稱小王子未幾死衆立阿爾倫子卜赤而阿著子二曰吉囊曰俺答強甚小王子雖稱君長不相統攝也吉囊分地河套當關中地肥饒俺答分開原上都最貧以故最喜爲寇其後漸強盛有騎十餘萬遂雄於諸郡滿官嗔等八

營皆服屬之。時時入寇。瓊乃請修沿邊垣墉。起蘭洮。盡榆林。三千餘里。十九年七月。俺答諸部大舉犯宣府。禱旗掠馬。負十日糗糒入塞。所過盡破關隘。殺人盈野。俺答留宣府境內兩月。始出塞。八月。朵顏革蘭台結吉囊。俺答分道入大同。大掠太原諸處。二十年九月。吉囊入大同塞。大掠太原等處。又越而南。殺掠人畜數萬。京師戒嚴。已而吉囊出關。未及塞。俺答復入。又越太原而南。至石州。殺掠甚衆。二十一年夏六月。俺答入大同。大掠太原而南。時吉囊掠忻代倡伎。縱淫樂不休。病髓竭死。諸子不相屬。分居套中。而俺答日強盛。有子曰黃台吉。臂偏短。善用兵。其衆畏之。用命過於父。俺答乃糾青台吉。呪刺哈哈刺漢。及叛。

人高懷智、李天章等，各擁衆數萬，入大同塞。其精兵戴鐵浮圖，馬具鎧，刀矢銛利，望之若冰雪，然不輕與我戰。即餘騎足扼我矣。至是經朔州，破雁門關，掠太原而南。京師戒嚴。秋七月，俺答大衆駐平遙，介休間，大得利，整衆且歸。副總兵張世忠自侯城村起營，約誓諸將，躡寇力戰。諸將皆閉營不救。世忠力竭，腦中二矢墜，馬死。部將張宣、張臣痛世忠死，亦力戰死之。俺答旣勝，復分掠定襄、五臺、孟縣。又自代州出繁峙、靈丘、廣昌，殺掠人畜十餘萬，乃從廣武出關，安行出大同左衛，及陽和塞而去。俺答自六月丁酉入塞，至七月庚午始出。凡掠十衛三十八州縣，殺戮男女二十餘萬，牛馬羊豕二百萬，衣襍金錢稱是。焚公私廬。

舍八萬區、蹂田禾數十萬頃、詔贈世忠右都督、立祠祀之。二十四年、加總兵戚寧侯仇鸞太子太保、鸞寧夏人、祖鉞、以襲寘鐸功、封伯、已平河北盜、進封侯、鸞粗悍、敢大言、朝臣俱薦之、襲封守寧夏、先是吉囊寇甘肅、鸞與總督侍郎張珩、巡撫張錦、禦卻之、上功浮冒、兵科劾鸞奏捷、辭多虛構、意涉夸張、帝曰、勦獲旣多、厥功可嘉、其加鸞宮保、二十六年夏四月、總督宣大侍郎翁萬達、上言、俺答請求入貢、乞參酌其可否、弗許、二十九年、俺答犯京師、遂東去、三十年春、三月、與俺答通馬市、仇鸞力主之、羣臣弗敢異、上從之、乃以兵部侍郎史道往大同、總理互市、兵部員外楊繼盛上疏、力言不可、帝意動、鸞憤、密疏搆之、帝意遂中

變下錦衣獄拷訊繼盛持論不變獄具謫狄道典史十二月俺答寇大同數日之內凡三入寇三十一年春正月俺答寇大同巡按御史李逢時言之于上帝曰俺答非時擾攘全不設備今後宜一意戰守二月俺答復入大同塞時仇鸞佩大將軍印偃蹇畏懦不敢發兵征進總兵徐仁等各擁兵觀望不擊遊擊劉潭陰遣人結俺答鬻路上聞命逮徐仁劉潭等詣京三月罷馬市夏四月大將軍仇鸞帥師出塞襲俺答於威寧海敗績而還秋七月俺答寇薊州塞鸞疽發背不能出師上以總兵陳時代鸞佩大將軍印鸞聞大恚疾益劇遂死時上已心知鸞奸逆未發命都督陸炳密訪之會時義侯榮姚江以八月十一日出奔

居庸關鞏華城諸處欲叛出塞邏者執之以聞帝大怒制暴鸞
罪惡剖棺戮其屍父母妻子及時義侯榮等皆斬籍其家下詔
布告天下三十七年夏四月命兵部尙書楊博出督宣大軍務
博陳善後二十餘事築牛心諸堡爲烽堠二千八百餘所濬濠
千餘里五旬訖功帝大悅加博太子太保穆宗隆慶元年夏五
月俺答犯大同參將劉國引兵禦卻之四年冬十月癸卯俺答
孫把漢那吉率其屬阿力哥等十人來降把漢那吉者俺答第
三子鐵皆台吉之子也幼孤育於俺答妻一刻哈屯所命僕阿
力哥之妻乳焉及長那吉多智有口辯俺答以壻比吉女爲之
婦不相能復聘兔捨金的女適俺答長女啞不害有所生三

娘子者、貌甚豔麗、已受襖兒都司聘、俺答奪取之、襖兒恚甚、將
攻俺答、俺答無以解、即以那吉所聘兔摺金的女、償之、那吉怒、
謂阿力哥曰、我祖妻外孫、又奪孫婦與人、吾不能爲若孫、吾行
矣、遂與阿力哥同妻比吉女等十人南走、叩關請降、總督王崇
古留之、邊吏譁曰、此孤豎、無足重輕、宜勿留、崇古曰、此奇貨可
居、俺答即急、因而爲市、諭以執送叛人趙全等還我、乃優遣以
慰其舐犢之愛、而制其命、若其弗急、則我因而撫納、如漢質子
法、使招其故部、居近塞、俺答老且死、其子黃台吉、勢不能盡有
其衆、然後以焉耆谷蠡秩置塞外、其與黃台吉構、則兩利而俱
存之、弗構、則以師助之、外以博興滅扶危之名、而實收其力、廷

臣譁然以爲不可。御史葉夢熊爭尤力。上曰：寇慕義來降，宜加優撫，其以把漢那吉爲指揮使，阿力哥爲正千戶，各賞大紅紵絲衣一襲。俺答婦恐中國戕其孫，日夜尤俺答。俺答尋亦悔，遂擁十萬衆壓境。崇古命百戶鮑崇德諭以存卹恩，而要其縛叛示信。俺答頗銜之，乃留崇德，隨遣騎覘之。則那吉方蟒衣貂帽，馳馬從容歸報。俺答與婦感且愧，曰：漢乃肯全吾孫，吾且齧臂盟，世服屬無貳。奚有於叛人？遂定盟通貢市馬，而諸部亦貪中國財物，咸從。與無間言。十二月，俺答執叛人趙全等九人來獻。索那吉許之，遣使送歸。那吉五年三月己丑，封俺答爲順義王。及其子弟部落爲都督等官。俺答得孫後，遣使來謝，且乞表式。

請封羣臣多異同上卒如崇古議封俺答王號貢期聽於三四
月後一行互市之數先定馬數其貢使不得至京鐵鍋諸物不
得闌出六月順義王俺答使恰台吉打兒漢執趙全餘黨趙崇
山穆教清張永保孫大臣及妖人李夢陽等來獻上嘉其誠順
賞之神宗萬歷元年三月頒順義王俺答番經並給鍍金銀印
五年二月順義王俺答執叛盟獻鶴等四人上賜俺答幣論叛
者如法九年十二月順義王俺答死賜祭七壇采幣十二雙布
百匹其妻三娘子率其子黃台吉上謝表貢馬十一年閏二月
黃台吉襲封順義王更名乞慶哈十四年二月順義王黃台吉
死子扯力克襲位十五年秋七月封扯力克爲順義王三娘子

爲忠順夫人，四十一年春二月，扯力克旣沒，卜失兔以長孫嗣封，而素囊阻之，越冬，講乃成，於是總督涂宗濬以爵禮請詔，卜失兔襲封順義王，把漢比妓封忠義夫人，西僧哀乞蓋授都綱，遣官齎封敕至邊，各散去不受，御史李若星疏論，卜失兔抗旨回巢，踰年告款塞上，乃始受封，其部落多散失，遂不競。

江陵柄政

世宗嘉靖四十三年秋七月、以諭德張居正、充裕王講官、穆宗隆慶元年二月、加恩侍從藩邸諸臣、以禮部右侍郎張居正爲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直內閣、四月、進禮部尙書、武英殿大學士、二年秋八月、居正上疏、陳大本急務六事、一曰省議論、一曰振紀綱、一曰重詔令、一曰覈名實、一曰固邦本、一曰飭武備、疏入、上命所司詳議以聞、於是都御史王廷等、覆振紀綱重詔令二事、析爲八則、疏上、上允行之、兵部覆飭武備事宜、一議兵、一議將、一議團練鄉兵、一議守城堡、一議整飭京營、又奏大閱之禮、宣宗英宗嘗行之、恭請親臨較閱、如閣臣所奏、上命俟

明年八月舉行、餘悉如議、戶部議固邦本、言財用之當經理者、有十宜、嚴法整飭、上一一允行之、六年春、正月進大學士張居正少師、五月上不豫、大漸、詔閣臣高拱、張居正、高儀、至乾清宮受顧命、六月甲子、皇太子即位、年始十歲、高拱與居正負氣不相下、居正乃結馮保自固、拱內慮馮保專恣、與居正儀謀去之、居正陰洩之保、乃與保謀去拱、六月、旣望、庚午、中旨逐拱、拱即日出朝門、得一牛車、立而附載、緹騎番兵、踉蹌追逐、喪厥資斧、大臣去國、以爲異聞、拱去、居正爲乞馳驛、乃傳歸、而高儀未幾亦卒、居正褒然首輔矣、辛酉、上御平臺、召張居正慰勞之、曰、皇考屢稱先生忠臣、居正頓首泣謝曰、今國家要務、惟在遵守舊

制不必紛更。至於講學、親賢、愛民、節用，又君道所先。乞聖明留意。上曰：善。隨賜酒饌銀幣。居正既柄政，慨然以天下爲己任。中外想望丰采，一意尊主權，課吏實，嘗言：高皇帝得聖之威者也，世宗能識其意，是以高臥法宮之中，朝委裘而不亂。今上世宗孫也，奈何不法祖具詔草，請於上，召羣臣廷飭之，百寮惕然。八月，張居正請開經筵，復請更定常朝日期，御門聽政，俱從之。上遂御文華殿，日講以爲常。十二月，張居正進帝鑑圖說。戊寅，張居正上言：制敕宜尙簡嚴。近來過爲誇侈，臣諛其君，猶謂之佞。況以上諛下乎？乞戒代言諸臣，復古從實，毋壞制體。從之。神宗萬歷元年春正月，庚子，上出乾清宮，見一無鬚男子，僞作宦者。

狀袖有佩刀趨走惶遽左右執之馮保立鞠之曰南兵王大臣奚自曰自總兵戚繼光來保使密報居正而居正令附保耳曰戚公方握南北軍禁無妄指可借以除高氏保即令厠卒辛儒衣大臣蟒袴予二劍劍首飾猫精異寶送繫廠中人以聞保令辛儒教大臣第言高相君怨望使汝來刺願先首免罪即官汝錦衣賞千金不然重撈掠死矣獄具保飛發五校械拱僕會大理少卿李幼孜等向居正力爭居正悟始言上前度處之上即命馮保與左都御史葛守禮都督朱希孝會審臨質時風霾大晦尋雨雹不止頃之天稍明出大臣會問故事先雜治大臣呼曰故許我富貴何雜治也馮保即問曰誰主使者大臣瞪目仰

面曰、爾使我、乃問也、保氣奪、強再問、爾言高相國、何也、曰、汝教我、我則豈識高相國、希孝復詰其蟒袴刀劍、曰、馮家僕辛儒所予、保益懼、希孝曰、爾欲污獄使耶、遂罷、保密飲大臣生漆酒、瘡之、而內以拱行刺事上聞、有殷內監者、年七十餘、奏上曰、高拱故忠臣、何爲有此、而內監張宏亦力言不可、於是上下刑部擬罪、竟論大臣斬、二年春、正月、大學士張居正、請上引見廉能官、倣祖宗午朝之儀、從之、秋九月、辛巳、刑部請錄囚、慈聖太后欲停止、上問張居正、對曰、春生秋殺、天道之常、皇帝即位以來、停刑者再矣、稂莠不除、反害嘉禾、凶惡不去、反害良民、上爲請太后、從之、十二月、壬子、張居正率大臣上御屏、屏繪天下疆域、及